



沙耆故居

那一年， 我与沙耆撞了个满怀

□杰宁

今年是沙耆诞辰112周年。这位被称为“中国梵高”的艺术大师，一生坎坷多舛，却以一幅幅精美绝伦的西洋油画，成为当代画坛独树一帜、无可复刻的珍稀瑰宝。每一幅，都凝练着他极致的艺术造诣。

暑期寄宿，与奇人比邻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在当时的鄞县横溪中学(今鄞州区正始中学)读初一。那年暑假，父亲托友人介绍，将我送到毗邻横溪的塘溪公社沙村大队一户沙姓村民家中寄宿。他叮嘱我：“不要贪玩，游兴要收起来，好好学点农活，今后也许用得着。”他的顾虑是：万一我初中毕业不能升高中或参军，将来下放农村当知青，起码割稻、摸六株这类农活不至于不会。寄宿人家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阿兵，让我的暑假有了玩伴。

与我们相邻而居的，正是日后被誉为“中国当代梵高”的沙耆。村民们唤他沙耆大胡、沙耆呆大、

老酒包沙耆；孩子们则跟在身后叫他呆大阿公、大胡公公。这些听来不甚入耳的绰号，实则褒多于贬，是同族乡邻对他的善意昵称。实际上，这位看似神经兮兮、行为怪异的老人，其实是留洋归来的大画家，只不过，他爱画裸体女人；他嗜好香烟老酒，来者不拒，喝完老酒便即兴为人作画，落款常写“省主席沙耆”——据说，这与他的堂兄、原浙江省第一任省长沙文汉不无关系。当时我与阿兵整日在田野山林间嬉戏打闹，对这位话语极少、特立独行、被人视作“神经病”的画家，并未多加留意。

好奇心起，探访老宅

有天下午，我和阿兵在大队办公室旁的黑板报栏拾得几支彩色粉笔，胡乱涂抹起来，随即被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厉声斥责：“清清爽爽的黑板报，被你这小顽涂得难看煞类！对面沙耆大胡会作画，也不会来黑板报上乱涂乱画。”我俩撒腿跑开。回到阿兵家，想起刚才那人说沙耆大胡会作画，从小就爱看连环画小人书的我，便对阿兵说：“咱俩到大胡阿公屋里去看看？”阿兵说不能去，他父亲讲过：大胡公公屋里有很多西洋画，全是大毒草，进去要中毒，小孩子看了，书就读不好了。那西洋画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好奇心驱使着我拉着阿兵，来到斜对面的沙耆住处。

这是一幢带院门的独户二层老宅，门前四级青条石台阶；门楣两端马头墙高高翘起，古朴庄重；门框上方书着“藜斋”二字，笔力苍劲，带几分神秘。我俩推开那扇虚掩的院门，像小偷般悄然溜了进去。院内一方不大的天井，摆着大小两口接雨水的水缸；鹅卵石地面长出不少野草；朝南的青灰院墙上，墙皮斑驳剥落，依稀可见许多外国文字，画满虎豹狮子、牛羊猴马等各类动物与花卉图案，全都活灵活现，看得我俩一愣一愣。随后我们蹑手蹑脚走进木楼，一楼门口放着破旧的黄布油伞，两根伞骨戳破伞面露在外面；旁边一双破旧胶鞋。灶间小桌上摆着半碗带鱼丝烤和一小碗咸烤虾，都引不起我的兴趣。我们正要上楼梯去他房间，楼下院门“吱呀”一响，吓得我俩赶紧退回天井。

只见沙耆大胡推门进来，径直走到我们跟前：“依两小顽到我屋里来看啥西啦？”说话间，他凝神注视我好几秒，那目光让我心里怦怦直跳。我怯生生地望着眼前这位老人：六十多岁模样，穿灰色衬衫，下身是条破旧带洞、沾满泥巴的卡其布裤子，脚蹬后跟磨破的元宝套鞋；花白头发自然向两鬓耳后梳拢，那一刻我竟联想到了国外某伟人像上的发型。他的眼神仿佛能洞穿人心，转瞬又似看非看，神色和善，嘴角带着一丝似笑非笑的憨态，手里提着用稻草串起的几条还在甩尾的泥鳅。

察觉他并无恶意，我机灵地与他搭话：“阿公，阿拉看见依门没关好，进来想看看依墙上画的好看东西。”阿兵也从裤袋里掏出不知哪来的两支大红鹰香烟递给他。“呵呵，小顽勿好吃香烟，我只吃一角三分的大红鹰啦。”他接过烟，点燃一支，另一支夹在耳朵上。“阿公，那依会画这烟纸上的老鹰伐？”我壮着胆子问。“小顽走过来，我画给你看看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把泥鳅放进灶间，坐到竹椅上，取过一张烟壳纸，抽出衬衫口袋里的钢笔，拔下笔套，寥寥数笔，一只眼神锐利、喙部分明的鹰头，便栩栩如生呈现在烟壳内页。我惊得张大嘴巴，说不出话来——太神奇了，太像了，莫非眼前这位是神笔马良！“要看好看的画伐啦？”他对着满脸惊讶的我俩问道。“要看呵，要看呵。”我俩连忙应声，便跟在他身后走上楼梯，进入他的房间。



沙耆自画像



沙耆画作



沙耆画作

楼上油画，惊鸿一瞥

房间采光很好，朝南开的两扇外推窗，关闭时配有窗门；屋内一张旧写字台，放着几本旧书，角落堆着好几团揉皱的旧报纸；床上挂一顶旧式蓝黑老布蚊帐，一根旧电线牵在床榻与木柱之间，挂着一件灰色中山装和一条长裤。最让我挪不开眼的，是木壁板上色彩浓烈、艳丽夺目的油画：画里有几个姿态各异的女性人体画，还有几幅立体感极强的风景画。那些神态万千、体态丰腴的女人，给我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。自识字读书以来，我见过的大都是样板戏里的人物画，哪里见过这般鲜活逼真、呼之欲出的人体画？我凑上前细看，反倒看不真切。“小顽，后退二步，眼睛眯起来，交关清爽类。”他提醒我。我往后退几步，带着忐忑凝望壁上的画作。看着看着，心里忽然冒出个念头：这莫不是广播里常批判的“文艺毒草”？于是转头发问：“阿公，这些女人就是‘文艺毒草’吧？”“文艺……复兴！”他答非所问，低声吐出四个字，随即目光牢牢钉在画作上，双眸瞬间对焦、熠熠生辉，全然进入忘我状态，仿佛身旁两个小顽已然不复存在。我十分诧异，他的眼神为何这般异于常人。

“俩小鬼在大胡屋里做啥事体啊？”屋外突然传来阿兵母亲高亢又带着斥责的喊声，吓得我俩马上冲下楼梯，夺门而出跑回阿兵家。“把两小顽吓煞类，吓煞类……”身后传来沙耆大胡自言自语的话音。吃晚饭时，阿兵父亲旁敲侧击地教训我俩：以后不准再到大胡屋里去！再去，心思都要野掉，书就读不好了！直到这时我才恍然懂得，大人不许我们踏入沙耆院子，是不愿年少的孩子看见这些女性人体画。

不可否认，那年暑假与沙耆的不期而遇，在他老屋里的所见所闻，以及和他短暂的几句对白，对少不更事的我而言，是一段格外有趣、印象深刻、终生难忘的人生片段。多年以后回想起来，那位被乡邻唤作“呆大”的老人，其实是在用画笔守护着被时代遮蔽的艺术之美。那些迷人的西洋画作，此后也在少年心中朦朦胧胧地开启了对美与生命的最初感知。但令我惋惜的是，当年沙耆在烟壳纸上为我画下的鹰头，当晚就被我画蛇添足乱涂一通，第二天又折成纸飞机随手扔了。以今日的收藏眼光看，那绝对是一件价值不菲的沙耆小品杰作。